

André Maurois

夏尔·莫罗·安德烈·马蒂斯

练习幸福

Sentiments
et
Coutumes

您知道幸福的秘密吗？

有一种“幸福的练习”，虽不能积极产生幸福，
可能助你达到幸福，他为您预留出一个位置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André Maurois

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 著 傅雷 译

练习幸福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练习幸福 / (法) 安德烈·莫洛亚著; 傅雷译. --
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317-4004-9

I. ①练… II. ①安… ②傅… III. ①人生哲学-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2847 号

练习幸福
LIANXI XINGFU

作者 / 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
译者 / 傅雷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网址 / www.bfwy.com
邮编 / 150080
经销 / 新华书店
地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刷 /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	开本 / 880×1230 1/32
字数 / 90 千	印张 / 6
版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版	印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/ ISBN 978-7-5317-4004-9	定价 / 39.80 元

序 言

本书包括五个演讲，愚意保存其演辞性质较更自然。窃欲以最具体、最简单的方式，对于若干主要问题有所阐发。人类之于配偶、于家庭、于国家究竟如何生活，斯为本书所欲探讨之要义。顾在研求索解时，似宜于事实上将人类在种种环境中之生活状况先加推究。孔德尝言：“理论上的明智（*sagesse théorique*）当与神妙的实际的明智（*sagesse pratique*）融会贯通”；本书即奉此旨为主臬。

安德烈·莫洛亚
(*André Maurois*)

目 录

001 论婚姻

047 论父母与子女

079 论友谊

115 论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

149 论幸福

论婚姻

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，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，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。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，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，且大家都想阻止，指引这谬误，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的影响。普遍的失业呀，灾荒呀，人权剥夺呀，公开的杀人呀，生长在前几代的人，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。在五十年中，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。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？这悲剧的原因之一，我以为，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。

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，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？在经济体系中，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，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，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。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。它有最完美的工厂，最新式的机器，结果呢？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。为

什么？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。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。

并非美国没有农人，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。堆积如山的麦和棉，教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？在小农家，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，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，遇着丰年，出产卖得掉，那么很好，可以买一件新衣，一件外套，一辆自由车。遇着歉收，那么，身外的购买减少些，但至少得有得吃，可以活命。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，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，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。经济本体如此，社会本体亦是如此。

一般改革家，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，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，例如国家主义，革命情操，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。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，家庭必改组一次。从柏拉图^①到奚特^②，作家尽可诅咒家庭，可不能销毁它。短时期

① 柏拉图（Plato），古希腊哲学家。

② 奚特（André Gide），现译纪德，法国作家。

内，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，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，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，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。

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，无论是谁，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，它是社会有力的调节器。最新的世界，必须建筑于饥饿、愿欲、母爱等上面，方能期以稳固。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。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^①。不承担现实的重量思想，则常易不顾困难。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，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。它可以使钱币解体，可以分散财富，可以改造风化，可以解放爱情。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。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，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，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。他们的责任，在于澄清现局，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；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，让耐性的、确实的、强有力的生命，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。

① 即无人性的，不近人情的。

在此，我们想把几千年来，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。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。

拜伦^①有言：“可怕的是，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，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。”从这一句话里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。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，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？是一夫一妻制么？有史以来三千年中，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。拉勃莱^②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，在巴奴越^③向邦太葛吕哀^④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：

邦太葛吕哀答道：“既然你掷了骰子，你已经下了命令，下了坚固的决心，那么，再也不要多说，只去实行便是。”

“是啊，”巴奴越说，“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

① 拜伦（George Gordon Byron），现译拜伦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。

② 拉勃莱（François Rabelais），现译拉伯雷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。

③ 巴奴越（Panurge），现译巴汝奇，讽刺小说《巨人传》中人物。

④ 邦太葛吕哀（Pantagruel），现译庞大固埃，讽刺小说《巨人传》中的人物。

前，我不愿实行。”

“我表示同意，”邦太葛吕哀答道，“而且我劝你这样做。”

“可是，”巴奴越说，“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，不要翻什么新花样，我更爱不要结婚。”

“那么，你便不要结婚。”邦太葛吕哀答道。

“是啊，但是，”巴奴越说，“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？你知道苏罗门^①经典上说，‘孤独的人是不幸的。’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。”

“那么天啊！你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答道。

“但，”巴奴越说，“如果病了，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，我的妻，不耐烦我的憔悴，看上了别人，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，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，（那不是更糟！）窃盗我的东西，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，岂不使我完了吗？”

“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回答。

“是啊，”巴奴越说，“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，为

① 苏罗门（Solomon），现译所罗门，古代以色列王国第三位国王。

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的，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。”

“那么天啊，你结婚便是。”邦太葛吕哀回答。

在雪莱^①的时代，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，男子极难把愿欲、自由不羁的情操，和那永久的结合——婚姻——融和一起。雪莱曾写过：

“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：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。然而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；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；爱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。它与服从、嫉妒、恐惧，都是不两立的。它是最精纯的，最完满的。沉浸在爱情中的人，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。”

一百年后，萧伯纳^②重新提起这问题时说：“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，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。”他的

① 雪莱（Percy Bysshe Shelley）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。

② 萧伯纳（George Bernard Shaw），现译萧伯纳，爱尔兰剧作家。

《邓·璜》^①说：

“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，虽然受人一致指责，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。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，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，她们可以接受。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，结果我懂得：如果她有财产，我应当接受，如果她没有，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，也应当欢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，直到我老死，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。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，我一点也不希望如此，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，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，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，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，更不必说终生了，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，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。”

由此可见，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，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，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。固然，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，但爱之恒久性，并非本能

① 《邓·璜》（*Don Juan*），现译《唐·璜》，萧伯纳代表作。

啊。如果，对于某一般人，肉欲必需要变化，那么，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^①？

也有些人说，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。吉伯林^②在《凯芝巴族的历史》（*l' Histoire des Gadsby*）中叙述凯芝巴大尉，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。拿破仑^③曾言：“多少男子的犯罪，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！”白里安^④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：“看事实罢，”他说，“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，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？因为晚上，在奋斗了一天之后，我能忘记；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，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，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……这是孤独者的力量。”婚姻把社会的病狂加厚了一重障蔽，使男子变得更懦怯。

即是教会，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，不亦确言独

① 指婚姻。

② 吉伯林（Joseph Rudyard Kipling），现译吉卜林，英国作家。

③ 拿破仑（Napoléon Bonaparte），19世纪法国政治家，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。

④ 白里安（Aristide Briand），法国政治家。

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？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？即令他能摆脱情欲，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。人家更谓，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，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，反对结婚的人说：“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。”

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，而且并非无力的；但事实上，数千年来，经过了多少政治的、宗教的、经济的骚乱剧变，婚姻依旧存在，它演化了，可没有消灭。我们且试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缘故。^①

生存本能，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，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，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。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，集团生活的色彩还很强烈，游牧漂泊的本能，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。

① 参看孔德著：《Politique Positive》（《实证政治体系》，卷二、卷三）；《Théorie Positive de la Famille》（《积极家庭论》）。孔德（Auguste Comte），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。

但疆土愈广，国家愈安全，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。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，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、如此复杂的社会，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，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。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，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，因为在此，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。

“爱的主要优点，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。”^①

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，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？爱，令我们在几天内，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，但这共同生活，不将随着由它所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？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原素便在于此。

“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。”

人类的游牧生活，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，已具有神妙

① 见 D. H. 劳伦斯著：《Fantaisie de l'Inconscient》（《无意识幻想曲》）。

D. H. 劳伦斯（D. H. Lawrence），20 世纪英国作家。